

《玉海》旧札与回忆

■俞海

岁月匆匆，转眼间，快四十年过去了，我却始终舍不得丢掉这批《玉海》初创时期老作家、老诗人、老艺术家们的旧札，因为它忠实记录了我那段难以忘怀的编辑生涯。尽管这些信札所谈的内容只是一些平常的编务小事，或是与小城的某次文学活动有关，但从中仍可看出粉碎“四人帮”、结束“文革”浩劫后，瑞安文艺界欣欣向荣的一个侧面，及名家事迹的一鳞半爪。特别是这些老革命文艺家们，历经风雨仍初心不改，忠诚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献身的高风亮节，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榜样。

为此，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选编其中若干件，并补加回忆文字，重温旧日编著情谊，以飨读者。

马骅致《玉海》编辑部

《玉海》编辑部：

兹奉寄蔡心谷同志《论书二绝》稿一纸，乞检收，并祈审阅，如能刊用于《玉海》，则不胜感激之至！

蔡心谷同志为一名知名书法家，常有书法作品在全国各地参加展出，并擅长旧体诗词创作，近年来常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。《诗论书二绝》是他在数十年书法实践中的体会和理解，颇为精辟，特为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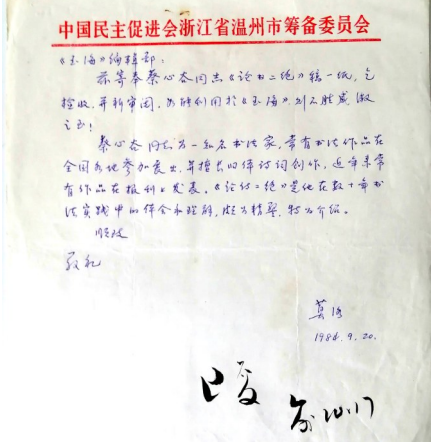
顺致
敬礼

莫洛

1984年9月20日

由于洛雨先生的牵线搭桥，1984年《玉海》创刊以后，收到许多老作家的来稿。马骅，笔名莫洛，是上世纪温州文学界众所景仰的老前辈，更是第一个在《玉海》上亮相的知名作家。

马骅老师是温州市人，早在温州领导学生爱国救亡运动，被学校开除后，流亡上海。抗战爆发返回家乡，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，从事抗日宣传活动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成立海燕诗歌社，主编《暴风雨诗刊》。1940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，不久随军到达盐城，任盐城中学教导主任。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反映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和战斗的诗歌，在《文艺新潮》《上海诗歌丛刊》《诗创作》等进步刊物上发表。1943年



任《浙江日报》副刊主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温州市第一届文联主席，后调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。离休后担任省文联委员、温州市文联顾问。

这封信推荐的蔡心谷《论书二绝》，发表在《玉海》1984年第3期的封二上。蔡心谷先生是平阳人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当时在温州师专（今温州大学）任教。他的这两首诗写得非常好，正如马骅老师在来信中所说，“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中的体会和理解”。诗很短，不妨抄录于后，供爱好者赏阅：

（一）

功夫应自碑中得，韵味还从字外寻。
不解风骚泉石趣，终无竹意与兰心。

冯增荣致洛雨

洛雨兄：

您好！今年七月省作协组织作家参观宁波等地，我以为可与您结伴同游，可惜您因身体欠安未能参加，引为憾事。

这次在温州参加浙南党史座谈会，我和作浩朝夕相叙，作浩说您在办《玉海》，并约我为《玉海》写稿，后来，我又读到了赠送的《玉海》1、2期，您和瑞安的同志热心文学事业的精神，可敬！可慰！

会后，我去苍南访问，有些感受，写下几千字，作为给《玉海》的投稿。请您斧正。如不合用，不妨废弃。

请保重身体。祝好！
并祝《玉海》发达！

冯增荣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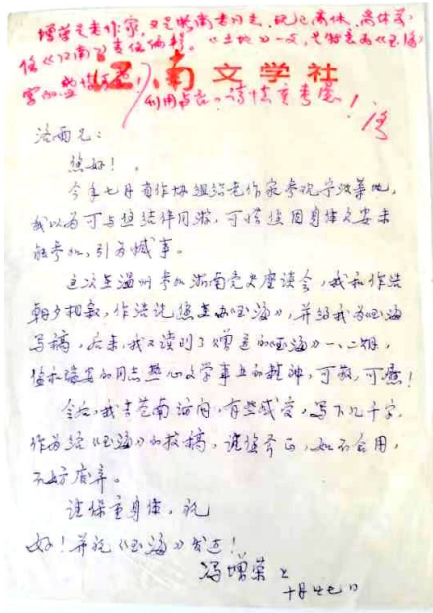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廿七日

这一拨经历相似的老作家们是很重旧情的。洛雨先生在冯增荣老师的信页上加写的几行红字（增荣是老作家，又是浙南老同志，现已离休。离休前任《江南》责任编辑。《土地》一文，是他特意为《玉海》写的，盛情可书。刊用与否？请慎重考虑！洛雨），显然是给我这个初为文学编辑的人看的。这短短的几十个字，却包含了三层意思：一是点明了冯老师的身份和地位；二是指出这篇文章是特意为了《玉海》写的，不同于一般来稿；三是尊重和征求我的意见，给足了我面子。

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冯老的情况，因为现在的文学圈里认识冯老的人已经不多见了。

为了避免摘抄名家档案资料的枯燥乏味，还是让我转录一下冯老写于37年前的那篇《我的自述》吧。

“当我从一场噩梦中醒来，生活如此宽



大，允许我重作选择。于是，我欣然走进儿时的梦。这个文学的梦，是从贪婪地阅读《秃秃大王》开始的，儿童小报上有过我梦吃般的小说。当时，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，毕竟把我卷走了。我入伍未满十三岁，次年入党。1942年和1947年两度担任温州城区区委书记。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，作为一个游击队员，我昂首前进。解放初，被任命为温州市文教局长。人生决不是一根拉直的弦。有时，曲折得令人发呆。一个误会，居然夺走了我的二十二个人生最宝贵的年华。待到跨出牢门，重温文学之梦，已是五十三岁的老头了。当我领到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证时，我笑了，竟有这样一个人已届老朽的新会员。”

据我所知，冯老13岁起做地下工作，22

（二）

忽似闲云忽惊涛，千姿百态出柔毫。
无须故作惊人笔，能写性灵品自高。

那时，我刚调入文联工作不久，由于初涉文艺界，没有工作经验。马老办事细心，惟恐我们工作疏忽，怠慢了名家作品，特在信中殷勤叮嘱，使我心领神会，在编发时作了精心安排。这期封二上的蔡先生诗作配上了两幅名家书法作品，显得图文并茂，诗与字相得益彰。后来，得到马骅老师的好评。

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，马老的这封来函原件上，有“已复”两个毛笔字，这是我处理来稿的记号。由于工作生疏，我对作家来稿处理非常谨慎，并且做到每件必复。虽然付出了大量精力，却也得到不少收获，取得文坛前辈们的信任和支持，对办好《玉海》起到很好的作用。

不久，马骅老师又寄来了他的《生命的歌没有年纪》和《海鸥呼唤着大海的名字》二章散文诗。散文诗是马老的擅长，这两章散文诗不但意象优美含蓄，而且有很深邃的思想内涵，可惜因为篇幅关系，《玉海》只刊登了前一首，后一首忍痛割爱了。毕竟《玉海》只是一本县级小刊物，仅48页的容量，主要用来发表本地文学青年的作品，不能在一期中发太多老作家作品。做出这种取舍抉择时，我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。

岁便被委以温州市文教局长的重任，才华和能力都是超群的，革命和笔耕两不误。即便比别人多了22年的图圈生涯，仍在文学事业上做出了很大成绩和贡献。大家所熟知的《东海》和《江南》两个省级文学刊物，就是1980年在他的手里恢复和创办起来的。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他写有《感情的风》《风雨情缘》《真虹诗选》三部诗集，特别是散文集《生之痕》是他一生血和泪的结晶，读来感人肺腑。

按照洛雨先生的意见，冯老的《土地，在微笑》这篇散文刊登于《玉海》1985年1、2期合刊上。这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，写得非常好，把国家拨乱反正后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，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至今读来，仍让人热血沸腾，如亲临其境，感同身受。正如同行的诗人、书法家苏渊雷所题写的联语：“难得高情灿似霞，春风长驻野人家。”

冯老在信中提到的作浩，即杨作浩（洛雨先生的胞弟），也是一位老革命，写过一本《把中央的指示带回来》的回忆录，记述了为浙南地下党只身送信到延安的传奇故事，传为美谈。信中提及的浙南党史座谈会，是1984年10月初召开的。当时瑞安县委文联刚成立（1984年9月下旬），县委宣传部长金邦清兼任文联主席。在这个座谈会上，我们向到会代表赠送了《玉海》第1、2两期，并收到他们热情的回信。信中对《玉海》给予很高的评价：“瑞安是党在浙南的一个重要战斗阵地。在这块烈士鲜血喂养的土地上，开出了一朵艳丽的小花，我们感到欣慰。”

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，更增强了我们办好《玉海》的信心。

溪坦村： 翠屏环合作深邨

■林新荣

瑞安市溪坦村是远近闻名的出口工艺品加工村，曾获得“中国工艺礼品生产基地”称号。但我感兴趣的是该村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王氏大宗祠。据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载：“景和乡溪坦有一百九十七户，先世王益字虞臣，宋初历任两广节度使，剿虏大将军，赠光禄大夫。避王审知之乱，由闽（福建霞浦赤岸）迁瑞芳山乡，转迁梅源溪坦，即古之有大宗祠。”门前的三十一溪清澈见底，两岸青山葱郁，万古长青，确实是个好地方。

王氏大宗祠坐北朝南，面阔五间，占地面积300平方米，由门厅、戏台、主殿、东西厢楼等组成。外墙用鹅卵石砌成，这也体现了山乡特色。其实更奇的是，宗祠里存放的一本《王氏宗谱》艺文集，内有贺词、序、跋、铭、诗等120余篇（首），这在山村是极少见的。

我和文友凌峰找到了宗祠的负责人，拿到族谱后我逐一翻看，问他，这些诗文都为何朝人所写，可惜他们也不知作者来历了。内里的名人也有，如宋皇祐五年进士王开祖、北宋殿元王汝嘉、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一甲探花孙希旦等。据说，前两人皆王氏族人，族谱里有他们的文章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孙希旦写有《梅源十景》，却令我诧异。诗人到某地，写下一二首，是不奇怪的，写下十首肯定就有原因了。《东山旭日》曰：“翠屏环合作深邨，谷底阴阴见晓曦。山径雾消亭午近，人家开栅放鸡豚。”邨，为村。朝曦，即朝阳。这诗写得活跃，竟然在太阳东升的场景里，展现村民开笼饲养的场面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风趣的是山村背阴，直到午时才开笼喂食，读了令人莞尔。《梅岭积雪》诗：“素质清香两绝尘，岭头遥望玉嶙峋。美人夜半来林下，无限瑶台月色新。”全诗采用了拟人化手法，把梅岭的雪比作美人，这个月下“美人”颇清新而脱俗。诗友施世琥后来告诉我，孙希旦的母亲为溪坦人。小时的孙希旦经常到外婆家做客，怪不得写得如此和婉，如此深情。

民间还有传说，孙希旦幼时曾在溪坦私塾开蒙，设想，一个老外婆牵着一个幼童步过长长的溪石筑的磳步，溪上飞过的一只只喜鹊不知道，银杏树上飘过的一朵朵云彩也不知道，迈过波影的这个弱小幼童，日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探花郎。可惜，我们现在已经查不出，他的外祖父、舅父的名讳，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，把本应该保存的都无情抹去了，让人无奈。

在《王氏宗谱》艺文集里，我还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小小的山村，竟然有一个诗社：梅源社。他们不仅集会，还同题作诗。王奇佐，字东国，梅源人，族谱里存诗九首。有诗《梅源社春兴》：“丝丝杨柳锁轻烟，翠接桃花媚远天。豁目筠园春有色，平铺锦绣满窗前。”豁目，指的是开扩视野。南唐李中的《登毘陵青山楼》云：“高楼闲上对晴空，豁目开襟半日中。”筠园，即美丽的花园。此诗把溪坦春天的山水写得美轮美奂。

王就，清乾隆年间人，有诗《梅源社冬吟》：“一枝梅放小窗前，猎猎尖风冷砚田。日莫诗成书欲就，暗香痕沁布头笺。”布头笺，指的是一种华贵纸



国浩画

张，它是用织布所剩的经线制成，古人专用以题咏或写书信的。宋苏轼的《东坡志林》里载：“取布头机，经不受纬者，治之作衣，故名布头笺，此纸名冠天下。”虽然有些夸张，却从侧面反映了乡人对文化的重视。出宗祠，我们迎着三十一溪走，竹林苍苍，野草荡荡，波光粼粼间一片葱绿。展读王姓族人留下的102首诗，虽有名字，却已不知他们的身份了。据说，前几年，还有一个族人在族谱里找寻，却连生卒年月也未找到，太可惜了。

出宗祠，凌峰带我参观了溪坦文创中心。之所以该村被称为“中国工艺礼品生产基地”，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一位叫王友生的农民创办了湖岭画帘厂，一时声誉鹊起。这种画帘，是用光滑纤细的蔑丝作纬，蚕丝作经编织而成，画师在竹丝上作画，花鸟、山水、仕女应有尽有，极富东方神韵和民族风格，是很正统的中国画风，所以特别受到海外华侨的喜爱。

我记得以前家里就有两幅，所以看到展品，感觉特别亲切。我家是把它们挂在客厅的两边，竹丝光滑透亮，蔑色呈金黄，非常精细，画上的山水，具有名家气韵，看了介绍才知道，原来当年村里聚集了很多民间画师，可以说高手如云，已经去世的瑞安著名画家施美生，就是当年的领军人物，他带出了不少学生。

走出文创中心，在工艺路，我们看到了石马山岩刻指示牌。石马山岩画，位于山的西坡，主体岩刻十余平方米，可惜侵蚀有些严重，依稀可认出有佛塔一座，高七层，每层刻有佛像，中间还有文字，清晰可见，“永定元年七月二十七日”，这样明确纪年的早期岩刻，在浙江较为罕见。回来翻资料，永定元年，即公元557年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。

孙希旦写有《石马衔烟》，除此之外，另还有其他人有同题诗。这是梅源十景之一。其中王鹏翮的《石马衔烟》是这样写的：“苔作皮毛草作髯，脱衔兀立晚烟中。暮来新雨空山过，抵着当年汗马雄。”“石马”应该指的是石马山，具体指的是哪一座山峰，现已无法确定，但我还是祝愿溪坦如一匹俊逸的白马，能奔出大山，到达时光的更宽阔处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实施立德树人工程

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瑞安市宣传部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